



BOSHUZHOUYI
JIAOSHI

邓球柏著



帛書周易校釋

邱漢生署檢



湖南人民出版社

白巾書周易校釋

邱漢生署檢

帛书周易校释

邓球柏 著

责任编辑：熊治祁 李建国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插页，4 字数，217,000

印数，1——4970

ISBN7—217—00215—X/B·22

统一书号：2109·90 定价：3.00元

新书目：87——36

凡 例

一、是书校勘用《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公布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整理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做底本，以《四部丛刊》影宋本王弼注《周易》本为校本（书中简称“通行本”），参校本主要有《经典释文》本、《周易集解》本、《唐开成石经》本、《周易音训》本。

二、是书书名《帛书周易校释》，旨在表明不特是“六十四卦”，尚有六十四卦之卦名、卦辞和三百八十六条爻辞，意欲复《周礼》、《左传》之旧称，然仍觉欠妥。“周易”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周易”括今日之《易经》与《易传》；狭义的“周易”仅限今日之《易经》。“易经”亦具广狭二义：广义之“易经”囊今日之《易经》与《易传》；狭义的“易经”即今日之《易经》。此《周易》、《易经》之同异尔。汉世尚有耆龟家之《周易》。更有甚者，马王堆汉墓帛书《易》非必为《周易》，抑或是与《连山易》、《归藏易》、《乾坤易》、《元包易》并列的另一种“易”，我们也可以将其定名为《楚易》。

三、书中将帛书本、通行本并列，帛书本排于前，通行本列于后，用不同的字体排印，以示区别，以便对照。

四、本书释文包括校勘、注释、试译三部分。校语一般置于注文之后，以“○”隔开。注释、试译限于《帛书周易》。注文、译文（意译）均用白话文。注中的引文一般不标明出处。卦图后的注文用圆括号，以免卦图独占一行。每一卦释文末附记本卦在帛书中的位置、字数、缺损情况以及与通行本不同的字数。释文中不便简化的字仍然用繁体。

五、本书释文对《帛书周易》卦爻辞中的冷僻字、异体字、字书没有的字尽量给出明晰的解释。学力所限不能解释的，则存疑缺如以俟方家。

六、注文中为一些字所定的声韵，系根据唐作藩先生的《上古音手册》，注明反切者，则根据《宋本广韵》和《集韵》。

七、本书的注文、译文打破传统的注《易》方法，未将每一卦都视为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的逻辑统一体，只把卦爻辞看作问筮筮占的纪录。这是一种尝试，未必妥善。企盼教正。

八、释文未采象数说《易》，然不贬斥象数。“龟，象也；筮，数也。”龟卜占象，著筮占数。象数解《易》，是龟卜、著筮合流后的文化沉淀，宜为专门。

九、帛书爻画阳爻作“—”、阴爻作“儿”。帛书卦图下上二体分明。由于刻字困难，书中的卦图不分下上二体，阴爻阳爻的符号只刻作通常的阴阳符号（即：“—”、“--”）。

十、书中给筮辞所加的标点，仅仅是对筮辞的一种理解。对筮辞的理解不同，标点也就不同。如“乾元亨利贞”至少有以下的标点：①乾元，亨，利贞。②乾：元亨利贞。③乾，元、亨、利、贞。④乾 元亨，利贞。限于版面，未能一一列出。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1

第 一 宫

䷌ 键 (键宫第一卦) 77

䷋ 姤 (键宫第二卦) 83

䷌ 豫 (键宫第三卦) 88

䷌ 礼 (键宫第四卦) 91

䷌ 讼 (键宫第五卦) 95

䷌ 同人 (键宫第六卦) 99

䷌ 无孟 (键宫第七卦) 102

䷌ 狗 (键宫第八卦) 105

第 二 宫

䷌ 根 (根宫第一卦) 110

䷌ 泰蓄 (根宫第二卦) 113

䷖ 剥	(根宮第三卦)116
䷗ 損	(根宮第四卦)120
䷃ 蒙	(根宮第五卦)125
䷋ 蠱	(根宮第六卦)130
䷔ 頤	(根宮第七卦)133
䷚ 箇	(根宮第八卦)137

第 三 宮

䷛ 習 贖	(贖宮第一卦)141
䷇ 禱	(贖宮第二卦)146
䷇ 比	(贖宮第三卦)150
䷌ 蹇	(贖宮第四卦)154
䷻ 節	(贖宮第五卦)156
䷾ 既濟	(贖宮第六卦)160
䷌ 屯	(贖宮第七卦)164
䷯ 井	(贖宮第八卦)169

第 四 宮

䷗ 辰	(辰宮第一卦)174
䷗ 泰 壯	(辰宮第二卦)179
䷗ 餘	(辰宮第三卦)183
䷗ 少 過	(辰宮第四卦)187
䷗ 歸 妹	(辰宮第五卦)192
䷗ 解	(辰宮第六卦)196

䷶	丰	(辰宫第七卦)	201
䷟	恒	(辰宫第八卦)	208

第五宫

䷾	川	(川宫第一卦)	212
䷮	泰	(川宫第二卦)	217
䷌	谦	(川宫第三卦)	223
䷲	林	(川宫第四卦)	227
䷆	师	(川宫第五卦)	231
䷣	明夷	(川宫第六卦)	235
䷗	复	(川宫第七卦)	240
䷗	登	(川宫第八卦)	244

第六宫

䷌	夺	(夺宫第一卦)	248
䷪	夬	(夺宫第二卦)	251
䷌	萃	(夺宫第三卦)	257
䷌	欽	(夺宫第四卦)	262
䷌	困	(夺宫第五卦)	265
䷌	勒	(夺宫第六卦)	270
䷌	隋	(夺宫第七卦)	273
䷌	泰过	(夺宫第八卦)	277

第七宫

䷗ 罗 (罗宫第一卦)	281
䷍ 大有 (罗宫第二卦)	287
䷧ 晋 (罗宫第三卦)	290
䷷ 旅 (罗宫第四卦)	294
䷋ 乖 (罗宫第五卦)	298
䷾ 未济 (罗宫第六卦)	303
䷥ 益 (罗宫第七卦)	306
䷱ 鼎 (罗宫第八卦)	310

第八宫

䷇ 箕 (箕宫第一卦)	315
䷃ 少姤 (箕宫第二卦)	319
䷓ 观 (箕宫第三卦)	322
䷴ 渐 (箕宫第四卦)	326
䷗ 中复 (箕宫第五卦)	330
䷺ 涣 (箕宫第六卦)	334
䷤ 家人 (箕宫第七卦)	337
䷩ 益 (箕宫第八卦)	341
启记	345

前 言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古代帛书。其中有《周易》以及解释《周易》的书共五部。

一九八四年《文物》第三期公布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和张政烺先生《帛书〈六十四卦〉跋》及于豪亮遗作《帛书〈周易〉》以后，至今尚无一个注释本面世。我不揆昧，撰成《帛书周易校释》。现将在撰写帛书以前以及撰写是书的过程中所想到的综述如下。

一 爻画与“河图”、“洛书”

帛书卦图由阴阳爻组成，阳爻作“—”，阴爻作“⚋”（“八”）。其中阴爻爻画保留了数字卦图的痕迹。这就告诉我们《易》卦图始初是由数字符号组成的这一说法是完全可信的。那么数字卦图是怎样得来的呢？《系辞》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

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一段话讲的是问蓍演卦的条件、方法、步骤、功用。用五十五根蓍草演卦，取出其中六根蓍草横置作为爻位档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用剩下的四十九根蓍草进行演算，将演算的结果依次自下而上书写于作为爻位档次的蓍草旁边（或统一书于左，或统一书于右），则数字组成的卦图成矣。其演算的方法（即传统的方法，不取沈善登改正的揲蓍法）如下。

第一变：用四十九根蓍草演算：

第一演 把四十九根蓍草随意分为两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分而为二以象两”。

第二演 从其中任一部分里取出一根蓍草，挂于小指与无名指之间。这就是“挂一以象三”。

第三演 将被取走了一根蓍草的那一部分中剩下的蓍草四根、四根一组数出来。这就叫做“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第四演 将第三演数到最后剩下的蓍草（或一根，或二根，或三根，或四根）夹于食指与中指之间。此即“归奇于扚以象闰”。

第五演 把另外一部分的蓍草也四根、四根一组数

出来。这可以叫做再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第六演 把第五演数到最后剩下的蓍草（或四根，或三根，或二根，或一根）同样夹于食指与中指之间。这可以叫做再归奇于扚。

第七演 将食指与中指之间所夹的蓍草置于一旁。

以上七演为一变，第一变以后的结果有两种可能性：或剩下四十四根蓍草，或剩下四十根蓍草。

将剩下的蓍草同夹于小指与无名指之间的一根蓍草合起来进行第二变的演算。

第二变：

第八演 同第一演。

第九演 同第二演。

第十演 同第三演。

第十一演 同第四演。

第十二演 同第五演。

第十三演 同第六演。

第十四演 同第七演。

以上为第二变。第二变结束后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剩下四十根蓍草，或剩下三十六根，或剩下三十二根。

将这一变剩下的蓍草同夹于小指与无名指之间的一根蓍草合起来进行第三变演算。

第三变：

第十五演 同第一演。

第十六演 同第二演。

第十七演 同第三演。

第十八演 同第四演。

第十九演 同第五演。

第二十演 同第六演。

第廿一演 同第七演。

第三变结束后，其结果存在四种可能性：或剩三十六根蓍草，或剩三十二根，或剩二十八根，或剩二十四根。（参阅《周易古占》、《周易古经通说》）。将剩下的蓍草根数除以四，得到的商则亦有四种可能：或九，或八，或七，或六。九、八、七、六，就是揲数。将其书写于爻位侧面就是爻画（即数字符号的爻象，故古人称“九八七六”为“四象”，四个数目字交互组成的图象）。这就是“三变而成爻”。如此重复六次（即十八变），便得到一个六画卦的数图。所谓“十有八变而成卦”也。这种成卦的方法包含了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智慧。

这种成卦术产生于什么时候呢？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产生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

张政烺先生在《殷虚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四个数目字的卦》中指出：

《甲骨文合集》第九册，二九〇七四片。这片卜骨《甲骨续存》（一九八〇片）曾著录过，是第三期田猎卜辞；有“[于]桑亡戈”、“吉”等字。关于筮法的有“六七七六”四个数目字，是倒写的，所以未被学者们注意。第三期卜辞，过去董作宾、陈梦家都认为是廛辛，康丁

时的，今估计其年代约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无论如何，可断言其在“太王去邠迁岐”之前。

张政烺先生从殷墟卜辞、周初青铜器铭、周原卜辞中认出了大批数字符号组成的卦图。先后撰成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四期）、《易辨》（《中国哲学》，第十四辑，尚未出版）、《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等著名论文。这些文章充分证明了中国成卦术产生很早。对于这些数图中的爻画，张政烺先生作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对于其中的一些看法，我曾表示过不同的意见。如张先生在《帛书〈六十四卦〉跋》中说：

一变而为九，是很难理解的事，我想了许多年。把百十来个古筮资料排排队，可以看出九是在西周中期以后开始出现的。周人虽然把九加入筮数之中，并不重视，出现的次数很少，像齐家村卜骨从书写的形迹来看九是由八变来的，不象是独立发生的。由于齐家村卜骨五卦都没有七，我也曾推测九是否与七相当。《易纬·乾凿度》卷上：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这几句话，同书卷下曾重复一遍，《列子·天瑞篇》又抄袭一遍。究竟讲些什么，我曾反复思考，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现在想来，这里只是个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问题，东方人数以八为纪，所以创立筮法其数用八，西方人数以九为

纪，所以把筮数扩充为九。一八既已变成了阳爻阴爻的符号，怎样称呼都可以，这只看主持筮法者的安排了。先有称呼一(阳爻)为九的事实，再作筮数一变为九的理论，所以总是似通不通的。

对张先生的这一段话，我于一九八四年夏天撰成《《帛书“六十四卦”跋》小议》一文，认为这段话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商榷：一、西周初期卦画中为什么没有出现“九”字？二、“一变为九”到底是怎么回事？三、爻名为什么要阳爻称九、阴爻称六？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推想或许西周卦画中已经出现了“九”，说没有出现“九”字，很可能是因为卦画中的“九”字不同于通常契刻中的“九”字，因而导致我们今天不能认识卦画中的“九”字。

从张先生公布的材料看，数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所有的数图中都没有二、三、四、十这四个数目字。而大衍筮卦术所得的爻画又不可能出现一、二、三、四、五、十这六个数目字。张先生考证的结果表明，应该出现在卦图中的四个数目字(六、七、八、九)中有一个“九”字没有出现；不可能出现的六个数目字(一、二、三、四、五、十)中的“一”和“五”又出现了。这两种异常的现象不得不使我猜想，这不可能出现的“一”与“五”是不是就是那应该出现的“九”呢？我想这种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也许古人当初契刻爻画的“九”字不同于通常所刻的“九”字，致使我们今天认不出这个“九”字了。我们看四盘磨SP11出土

的字骨拓文中三个卦图的十八个爻画，不可能出现的“一”就没有出现，只出现了两个不应该出现的“五”字。这两个“五”字都刻作“X”（见一九五一年《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图版肆拾壹）。同样，《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一文公布的“异形字”（已作了卦图的猜想）两片（即两卦）中的十二个数目字里也没出现不可能出现的“一”字，不应该出现的“五”字仅一现。殷虚卦图与周原卦图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使我更加大胆地猜想这三个“五”字就是“九”字。文字约定俗成，既然古筹式用数码的“9”的纵式能作𠄎、横式作𠄏，那么卦图爻画的“九”为什么又不可以刻作“X”呢？

那么，对于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卦图频繁出现的不应该出现的“一”字又作何解释呢？我猜想这时的“一”字大概就是“X”字的省写，故这一时期青铜器铭文中的卦图爻画已不多见“五”字了。而爻画仍有作“X”者，又作何解释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一些契刻家不习惯于省“X”为“一”的缘故。到了西周中晚期“五”字仅偶尔出现于卦图之中，而且卦图中还出现了人们能够认识的“九”字。这可能是一些契刻家开始意识到省略的“九”字容易与通常的“一”字混淆而试图恢复通用的“九”字于卦图中。这个道理就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为什么要宣布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道理一样清楚明白。

以上就是我对于西周初期字骨和铭文中卦图爻画为什么没有出现“九”字的一些猜想。仅仅是猜想。这些猜想有待

于新的考古材料的印证、检验，也期待着学术界的老前辈和同人的批评。

对于这种猜想，人们一定会举《帛书周易·系辞》中并无“大衍之数”章以责难。我认为不能因为《帛书系辞》没有出现“大衍之数”章就以为西周尚未形成大衍成卦法，更不能因此而断定“大衍之数”章为“西汉中期的作品”（《考古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四期，第四〇六页）。我们设想，如果西周尚未出现大衍成卦法，那周原卜骨上的卦图爻画数目字和周初青铜器铭文中卦图爻画数目字从哪里得来？那《左》、《国》中所载“筮遇”、“筮得”之说从何而来？那《帛书周易》卦图爻画的“儿”从何而降？那《帛书周易》中整齐划一的爻题“九”与“六”由何而起？这一连串的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帛书系辞》没有“大衍之数”这一章这一问题。是秦汉以前没有大衍成卦法吗？不是的！应该说，大衍成卦法当为专门之学，别有专著著录。班固《汉书·数术略》中有著龟家《周易》之目，《六艺略》存《易经》之目。《系辞》在《易经》十二篇之中。疑大衍成卦法当时存于三十八卷本《周易》（即著龟家之易）之中，后人移于《系辞》之中，但绝对不会是“西汉中期的作品”！

总之，我认为张政烺先生所谓“周人不重视九”、“九是由八变来的”、“九与七相等”等说法不够妥贴。果真如此，就是说到了西周晚期大衍成卦法还没有确立，甚而至于秦汉。这就未免过于委曲了我们的古人。

张先生认为《易纬·乾凿度》上的那段话“只是个民族的